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九十二回 論果贏佳人施慧性 辯壺盧婢子具靈心

話說亭亭點頭道：「還是『五行』哩。」紫芝道：「不必說，我吃一杯。」春輝道：「我也曉得了，上面還有『卯金刀』哩。」眾人道：「請教臭蟲主人可能也說一個？」紫芝道：「你們可曉得本朝有個喜吃臭蟲的？」眾人道：「又說本朝了，罰一杯。」紫芝道：「我說晉朝郭璞，可使得？他注《爾雅》，曾言『負盤臭蟲』，難道你們還不該吃……」略停一停，又接著道：「一杯麼？」春輝道：「你把一句話分做兩截說，這個意思，也教我們吃臭蟲了。」紫芝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喜臭蟲之人，乃吃的是負盤，其形似蜂；若認做咬人的臭蟲，那就錯了。」春輝道：「吃到這些臭東西，還要替他考正，你也忒愛引經據典了。」紫芝道：「若不替他辯明，將來都要亂吃，姊姊還當得住麼？」春輝道：「他吃臭蟲，為何我當不住？看這光景，我又變做臭蟲了。你可曉得我這臭蟲是愛咬人的？」說著，走了過來。紫芝道：「好姊姊！莫咬！算我說錯，罰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二位姊姊莫鬧臭蟲了，天已不早，快接令罷。」瓊英掣了宮室雙聲道：

承塵 干寶《搜神記》 飛土承塵。

本題雙聲，敬芷馨姊姊一杯。」蘭言聽了，望了一望，不住搖頭。寶耕煙暗暗問道：「姊姊為何搖頭？」蘭言道：「此書原是『鳩來為我禍也飛土承塵』一連四個字，才是一句。今瓊英姊姊因上半句話語不好，只飛下半句。我細細把他一看，那知此句竟是他的讖語，也是一位不得其死的。」耕煙道：「待我問他一聲。」因叫道：「姊姊要飛『塵』字，書中甚多，即如劉峻《辨命論》、班彪《北征賦》，以及《晉紀·總論》、屈原《漁父》之類，都可用得，必定要用《搜神記》，這是何意？」瓊英道：「妹子原想用《何水部集》『尋玉塵於萬里，守金龜於千年』。誰知不因不由，忽把此句飛了出來。」姚芷馨掣了財寶雙聲道：

真珠 陸賈《新語》 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。

『玉於』雙聲，敬秀英姊姊一杯。」閩臣道：「適因此珠，偶然想起昨托寶雲姊姊請問師母之話，可曾問過？」寶雲道：「昨日姊姊去後，妹子細問家母，據說姊姊之珠，乃無價之寶，務須好好收藏。家父真珠雖多，類如此等的，也只得兩顆。但各珠名號不同，其類有龍、蛟、蛇、魚、鱉、蚌之分，龍珠在額，蛟珠在皮，蛇珠在口，魚珠在目，鱉珠在足，蚌珠在腹，姊姊之珠，乃大蚌所產，名『合浦珠』。」

廉錦楓道：「師母這雙慧眼，真是神乎其神。此珠果是大蚌腹中之物。」寶雲道：「姊姊何以曉得？」閩臣就把錦楓取參殺蚌各話說了，眾人聽了，莫不贊歎錦楓之孝。春輝道：「剛才我們說王休徵臥冰求魚，已是奇孝，誰知錦楓姊姊入海取參，竟將性命置之度外，如此奇孝，普席也該立飲一杯，大家也好略略學個樣子。」眾人飲畢。秀英掣了列女雙聲，想了多時，忽然垂下淚來道：「此時我們只願在此飲酒。只怕家中都是：

朝姝 《戰國策》 汝朝去而晚來，則吾倚門而望。」

玉芝道：「『汝暮去而不還，則吾倚閭而望。』」閩臣同錦楓、亭亭聽了，都淚落如雨。座中凡有老親而在異鄉的，聽了此句，又見秀英、閩臣這個樣子，登時無不墮淚。蘭芝道：「姊姊：這是何苦！甚麼飛不得，單要飛這兩句？究竟那位接令？真鬧糊塗了。」司徒嫵兒道：「他在那裡傷心，我替盟姊說罷：『而晚』、『而望』俱雙聲，敬嫵兒姊妹一杯。此係時音，不敢替主人轉敬。」

題花道：「時音還是其次；至《戰國策》正令雖未飛過，寶塔詞卻用的不少，只怕要罰一杯。」秀英道：「我用枚乘《七發》『麥秀口上漸下漸兮雉朝飛』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何不用《齊書》『蝨有諺言，朝生暮孫』；或用徐幹《中論》『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』？普席豈不都有酒麼？」蘭言道：「秀英姊姊不必另飛，省得接令換人又要爭論，好在《戰國策》與正令還不重複，也可用得。」司徒嫵兒掣了蟲名疊韻道：

蒲盧 《爾雅》 果贏蒲盧。

『果贏』，本題俱疊韻，敬玉蟾姊姊一杯。」春輝道：「《詩經》是『螟蛉有子，果贏負之』；《爾雅》又是『果贏蒲盧』。一物而兼三名，原不為奇，最難得都是疊韻。古人命名之巧，無出其右，這可算得千古絕唱了。」題花道：「此中還有幾個奇的：若把『贏』之當中『虫』字換個『鳥』字，《博雅》謂之『果贏桑飛』，卻又變成鳥名；再把『鳥』字換做『果』字，《詩經》謂之『果贏之實』，忽又變成瓜名。三個都是同音。這個不但命名甚巧，並且造字也巧。」

玉兒道：「祝才女把『虫』字讀做『蟲』音，不知有何出處？只怕錯了。」題花道：「我原知『虫』是古『虺』字，應當讀『毀』，只因一時匆忙說錯，罰一杯。你這玉老先生，我實在怕了！」蘭言道：「玉兒，你既這樣聰明，我再考你一考：請教店鋪之『鋪』，應做何寫？」玉兒道：「應寫金旁之『鋪』。」蘭言道：「帳目之『帳』呢？」玉兒道：「此字才女只好考那鄉村未曾讀書之人。我記得古人字書於帳字之下都注『計簿』二字，誰知後人妄作聰明，忽然改作貝旁，其實並無出處。這是鄉村俗子所寫之字，今才女忽然考我，未免把我玉兒看的過於不知文了。」蘭言道：「玉老先生莫動氣，是我唐突，罰一杯！」玉蟾掣了花卉疊韻道：「我們連日在老師府上，妹子有個比語，說來求教：

芄蘭 《家語》 入善人之室，如入芝蘭之室。

『如入』雙聲，敬香雲姊姊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此句飛的乃『言道其實』，萬不可少，恰恰飛到香雲姊姊，尤其湊巧。明日老師看見這個單子，見了此句，必說我們這些門生雖然年輕，還是識得好歹的。」小春道：「獨贊寶雲姊姊，豈不把今日的主人落空麼？」春輝道：「何嘗落空！你把飛的『芝蘭』二字翻個筋斗，豈不是今日的主人麼？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，都道：「這句飛的原巧，也難得春輝姊姊這副錦心，這張繡口。」香雲掣了蟲名疊韻道：

螳螂 《吳越春秋》 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。

本題疊韻，敬再芳姊姊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每見世人惟利是趨，至於害在眼前，那裡還去管他。所以俗語說的：『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鉤。』就如黃雀一心要捕螳螂，那知還未到口，而自己卻命喪王孫公子之手，豈非為螳螂所害？古人因貪利之輩不顧禍患，故設此語以為警戒；無如世人雖知其語之妙，及至利到眼前，就把『害』字忘了。所謂『利令志昏』，能不浩歎！」

青鈿道：「再芳姊姊接令了。」花再芳因紫芝臭蟲之令又多飲幾杯，正在打盹，忽聽此言，連忙接過籤筒，掣了一枝，高聲念道：「身體雙聲。」眾人聽了，想起蘭蓀的腳筋，由不得又要發笑；因再芳性情不好，大家也不敢多言。紫芝卻暗暗寫了一個紙條拿在手裡。只見再芳在那裡一面搖著身子尋思，一面拿著牙杖剔牙。紫芝趁勢過去道：「姊姊只怕也是肉圓子塞在牙縫裡，我替你剔出來。」再芳仰首張口。紫芝朝裡望一望道：「這個好剔，只有豆大，是個紅的。」接過牙籤，放入口內，朝外一剔，看了一看，摺在地下道：「我說為何通紅，原來是個臭蟲。」再芳道：「左邊也塞的很，你也替我剔出來。」紫芝又剔出，朝地下一丟道：「我只當是些芝麻，原來是幾張蟲子皮。」就勢把紙條遞過，隨即歸位。再芳看了，樂不可支，慌忙說道：

禿頭 《穀梁傳》 季孫行父聘於齊，齊使禿者御者。

重字雙聲，敬瓊芳姊姊一杯。」引的眾人由不得好笑。春輝道：「這都是紫芝妹妹造的孽。我同你賭個東道：除前書之外，如再飛個禿字，或雙聲，或疊韻，我吃一杯。並且所飛之句仍要歸到形體，至於蘇武禿節效貞，孔融禿巾微行之類，那都不算。」

紫芝想一想道：「有了：《東觀漢記》：『竇后少小頭禿，不為家人所齒。』這是本題雙聲。又《許氏說文》：『倉頡出，見禿人伏禾中，因以制字。』這是『因以』雙聲。還有《風俗通》：『五月忌翻蓋屋瓦，令人髮禿。』這是『屋瓦』雙聲。別的雖有，大家用過之書我都忘了，必須查查單子去。」春輝道：「查出不算。」紫芝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吃三杯饒你罷！」春輝道：「我

記得他們議論『菽水』，《風俗通》倒像有人用過。」紫芝道：「呸！我也吃一杯。」

青鈿道：「剛才玉兒替紫芝姊姊掣的實係天文，我因題目過寬，所以改個蟲名，那知還是教他灌了好幾杯。」紫芝道：「並且亭亭姊姊說的那句《漢書》，還多謝你們把笑話也免了。」春輝道：「這個虧吃的不小。怎麼九□多人都被他鬧臭蟲攪糊塗了？少刻這笑話一定要補的。」葉瓊芳掣了獸名雙聲道：「

駒駘 《司馬文園集》 軼野馬，(車惠)駒駘。

『野馬』疊韻，本題雙聲，敬銀蟾姊姊一杯。」題花道：「這兩句竟是套車要走了。」眾丫鬟道：「車都套齊，久已伺候了。」玉芝道：「祝才女說的是書，何嘗問你們套車。看這光景，你們倒想家了。」史幽探道：「正是。天已不早，此令不知還有幾人。」玉兒道：「還有八位才女。」眾人齊催拿飯。蘭芝只說：「天時尚早，盡可從容。」宰銀蟾掣了蔬菜疊韻道：「

壺盧 劉義慶《世說》 東吳有長柄葫蘆，卿得種來否？

本題雙聲，敬蘭芳姊姊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玉兒，我考你一考：此句怎講？」玉兒道：「這是當日陸士衡弟兄初見劉道真，以為道真不知問些甚麼大學問的話，誰知他只問壺盧種可曾帶來。」紫芝道：「我也學劉道真了，請問婉春姊姊：你們會稽山的老虎最多，你來時可曾把虎鬚帶來？」婉春道：「姊姊要他何用？」紫芝道：「我要兩根送蘭蓀、再芳二位姊姊做剔牙杖。」

蘭言道：「玉兒：你把單子拿來我看。」玉兒送過，蘭言看了道：「這『壺盧』二字，為何寫做兩樣？究竟用那個為是？」玉兒道：「歷來寫草頭雖多，但據我的意思：壺是飲器，盧是飯器，北邊此物極大，大都做為器用，古人命名，必是因此。《詩》有『八月斷壺』之句，並非草頭。至於草頭二字，葫是大蒜，蘆是蒲葦，會義指事，迥然不同，不如無草頭最切。當日崔豹雖未言其所以，卻已用過。」蘭言道：「玉老先生請罷！將來我們再寫這兩個字，斷不『依樣葫蘆』，一定要改『新樣壺盧』的。」

蔡蘭芳掣了地理雙聲，付一付道：「妹子雖想了兩句，但一有普席之酒，一無普席之酒，若取吉利，卻無普席之酒。」蘭言道：「且把吉利的交了卷再講。」蘭芳道：「

黃河 王嘉《拾遺記》 黃河千年一清，聖人之大瑞也。

本題雙聲，『千年』疊韻，敬錦心姊姊一杯。」蘭言道：「普席之酒卻是何句？」青鈿道：「我猜著了：莫非虞荔《鼎錄》『寇盜平，黃河清』麼？」蘭芳道：「並非《鼎錄》。是《呂氏春秋》『呂梁未發，河出孟門』。」蘭言道：「這句卻有『呂梁』、『孟門』兩個雙聲，既如此，我們普席各位半杯。」言錦心掣了花卉雙聲道：「妹子並無好句，不過搪塞完卷。至於以上所飛之句，處處入妙，卻有一比：

荷花 李延壽《南史》 此步步生蓮花也。

重字雙聲，敬閨臣姊姊一杯。」青鈿道：「且慢斟酒！這部《南史》，正令雖未用過，我記得剛才紅英、堯春二位姊姊以琴棋二字打賭，曾用李延壽《南史》；並且紅英姊姊曾借『李』字說過元元皇帝一個笑話。姊姊誤用重書，只怕要罰一杯。」井堯春道：「青鈿姊姊記錯了！我用的是李延壽的《北史》，並非《南史》。」青鈿只得飲了一杯道：「我今日鬧的糊裡糊塗多吃了許多酒，總是『湖州老兒』把我氣的。」

閨臣掣了時令雙聲道：「蘭芝姊姊：天已黃昏，所謂『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』。請賜飯罷。妹子就用『黃昏』二字交卷，以記是日歡聚幾至以日繼夜之意。」青鈿道：「『黃昏』二字，雖是對景掛畫，就只可惜是個俗語。」閨臣道：「『日至虞淵，是謂黃昏。』見《淮南鴻烈》，豈是俗語。」春輝道：「他才把酒乾了，倒又想吃，真是好量。」

忽聞遠遠的一片音樂之聲，只見丫鬟向寶雲道：「各燈都在小鼇山樓上樓下分兩層掛了，請小姐先去看看，如有不妥，趁此好改。夫人恐眾才女過去看燈，未備花炮，覺得冷淡，現命府中女清音在彼伺候。」眾人道：「即已掛齊，我們就同去走走，少刻再來接令。」一齊出席，離了凝翠館。

寶雲道：「蘭芬姊姊如把這些燈球算的不錯，我才服哩。」蘭芬聽了，甚覺不懂，只得含糊應道：「妹子只能算算天文、地理、勾股之類，何能會算燈球。」董花鈿道：「我們今年正月在小鼇山看燈，那知轉眼又交夏令了。」只聞音樂之聲漸漸相近，不多時，來到小鼇山，原來三面串連大樓二□七間，只南面一帶是低廊，樓上樓下俱掛燈球，各種花樣，五色鮮明，高低疏密，位置甚佳。蘭芬道：「怪不得姊姊說這燈球難算哩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